



CHARLES
DICKENS
HUFFAM

DAVID COPPERFIELD

大卫·科波菲尔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/ 著 宋兆霖 / 译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大卫·科波菲尔

(下 册)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著

宋兆霖 译

 吉林大学出版社

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

晚上，我抵达亚茅斯，住进了一家小旅店。我知道，即使那位一切活人在他面前都得让位的来客眼下还没光临佩格蒂家，她家的那间空房——我的房间——大概不久就要有人住了，因此我才住进了小旅店，在那儿吃了饭，订下了床位。

我离开旅店时，已经十点钟了。许多商店都已关上门，镇上显得冷冷清清。我来到欧默-乔兰商店时，发现百叶窗已经关上，不过店门还开着。由于我在门外就看到了店里面欧默先生的身影，他正在小客厅的门边抽烟，于是便进去问候他。

“哟，哎呀呀！”欧默先生说，“你好吗？请坐，请坐。——我希望，抽烟不要紧吧？”

“不要紧，”我说，“我喜欢闻烟味儿——别人烟斗里冒出的烟味儿。”

“哦！自己烟斗里的味儿不喜欢，呃？”欧默先生笑着回答说，“这样很好，先生。对年轻人来说，抽烟是个坏习惯。请坐吧。我是为了治哮喘才抽烟的。”

欧默先生为我腾出地方，放上一把椅子。这时他重又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，含着烟斗扑哧扑哧直吸烟，好像烟斗里有他少不了的必需品，缺了它，他就会一命呜呼似的。

“听到巴基斯先生的坏消息，我感到很难过。”我说。

欧默先生不动声色地看着我，摇摇头。

“你知道他今天晚上怎么样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正要问你这句话呢，先生，”欧默先生说，“只是不便问罢了。这是干我们这行的人碍口的地方。有人生病时，我们不能打

听他怎么样了。”

竟有这么一个难处，我倒没有想到，尽管在进店铺时，我也害怕再听到往日那种敲击声。不过经他这么一说，我也就明白过来了，于是我就说，他说得也是。

“好，好，你明白啦，”欧默先生点着头说，“我们不敢问那个。要是说‘欧默跟乔兰向你问好，你今儿早上好吗？’——或者是今儿下午——这得看当时的情况，我的天，这一来会让大多数人吓坏，再也不能复原了。”

欧默先生跟我互相点了点头。接着欧默又靠着烟斗的帮助，才透过气来。

“正是这一点，使得干我们这行的人，本想要关心一下别人都不成了。”欧默先生说，“就拿我来说吧。我认识巴基斯先生不止一年，已经整整四十年啦，每次打我门口走过时，我都跟他点头打招呼。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跑去问‘他好吗？’”

我觉得，这真让欧默先生够难受的，所以我就这样对他说了。

“我希望，我并不比别人更自私自利。”欧默先生说，“你瞧我！说不定什么时候，我的气一下就断了。我自己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是不大会自私自利的。我说，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气说断就断（像一架风箱被割破似的），而且还是个做了外公的人，他是不大会自私自利的。”

“绝不会的。”我说。

“我这也不是说怨我干的这一行，”欧默先生说，“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不论哪个行当，都有好的地方，也有坏的地方。我希望的是，大伙的意志都能坚强一些。”

欧默先生的脸上露出谦恭、和蔼的神色，他默默地抽了几口烟，然后继续他原先的话题说：

“这么一来，我们要想知道巴基斯的情况，就只好靠艾米莉了。她知道我们的真心是什么，她把我们看成像一群小羊羔似的，不会让她惊慌，也不会使她起疑心。明妮和乔兰刚去那儿，其实是去问

问艾米莉(她下班后就去那儿,给她姨妈帮点忙),巴基斯先生今儿晚上的情形怎么样。要是你愿意在这儿等他们回来,那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切详细情况的。你要不要来点什么?来杯掺水的果汁酒怎么样?我自己抽烟时就伴着喝掺水果汁酒的,”欧默先生端起自己的酒杯说,“因为据说这东西能滋润软化呼吸通道,我这讨厌的呼吸就是靠它起作用的啊。不过,我的天,”欧默先生声音沙哑地说,“其实,并不是这条通道出毛病的啊!我女儿明妮说了,‘只要给我足够的气,我定能找到通道的,我亲爱的。’”

他真的没有多余的气可喘了,看到他笑起来,真让人担心。等到他又能让我跟他说话时,我感谢他盛情请我喝酒,可是我还是拒绝了,因为我吃晚饭时已经喝过酒了。承他好意邀我留下等他女儿女婿回来,我遵从他的意见,决定在那儿等着,并问他艾米莉怎么样。

“哎,先生,”欧默先生从嘴里拿开烟斗,摸摸下巴说,“我跟你说实话吧,她要是结了婚就好了,我就高兴了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?”我问道。

“哦,她这阵子有些心神不定,”欧默先生说,“这并不是说,她没以前漂亮,因为她比以前更漂亮了——我敢对你担保,她比以前更漂亮了。这并不是说,她干活不如以前卖力了。她以前抵得上随便哪六个人,现在她仍抵得上随便哪六个人。可是,不知为什么,她没有了劲头。”欧默摸了摸下巴,吸了几口烟,说,“我可以笼统地用下面这句话来表示:‘使劲拉呀,用力拉呀,一齐拉呀,伙计们,嗨嗨!’我对你说吧,艾米莉眼下缺少的——笼统说——就是这股劲头。”

欧默先生的脸色和态度表达得如此明显,因此我真心诚意地点了头,表示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。我这么快就明白他的意思,好像使他很高兴,他便继续说道:

“嗯,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心不定,你知道。我们闲着时谈了不少,我跟她舅舅,跟她未婚夫都谈了。我认为,主要还是心不

定。你一定还记得，”欧默先生微微地摇着头说，“艾米莉是个特别重感情的小东西。俗话虽说，‘猪耳朵做不出绸荷包’。哦，我可不那么想。我倒觉得或许能做出来，要是你从小就动手做起的话。她已把那条旧船当成家了。先生，连青石和大理石都比不上啊。”

“我相信，她是那么回事！”我说。

“瞧她这个小美人老离不开她舅舅，”欧默先生说，“瞧她每天总缠着舅舅，越缠越紧，愈来愈亲，瞧她那副光景。不过，你知道，看这光景，内心准在进行一场斗争。干吗毫无必要地让它拖这么久呢？”

我专注地听这位好心眼的老人说着，他的话我全心全意地赞同。

“因而，我曾给他们说过，”欧默先生用一种轻松、自在的语气说，“我说：‘你们别把艾米莉的学徒时间看死了，要学多久完全可以由你们来定。她干的活比原先想的好多了，她学艺的速度，也比原先想的快多了。欧默—乔兰的铺子，可以把她没满的学徒期限一笔勾销。你们要她满师，她就可以满师。以后她要是愿意做什么小小的安排，在家替我们干点随便什么零星活，都行。要是不愿干，也行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不会吃亏的。’因为——这你还看不出来，”说着，欧默先生用烟斗碰了碰我，“像我这样一个连气都喘不过来，又是个做了外公的人，还会跟她那么个蓝眼睛的小花朵斤斤计较吗？”

“绝对不会，这我敢担保。”我说。

“绝对不会！你说得对！”欧默先生说，“我说，先生，她的表哥——就是她要嫁的那个表哥——你认识的吧？”

“嗯，我认识，”我回答说，“我跟他很熟。”

“你当然很熟，”欧默先生说，“行，先生！她的表哥好像干得很不错，手头也宽裕。他为这事向我道了谢，很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（我得说，他的举止态度一直让我敬重）；跟着他就去租了一

座小房子,那房子舒适得会让你我看了还想看。这会儿那房子全都陈设好了,既整洁,又完备,像个玩具娃娃的客厅似的。要不是巴基斯这可怜的家伙的病日益沉重,他们早就是夫妻了——我敢说,这会儿早就是了。由于这,婚期延迟了。”

“那么艾米莉呢,欧默先生?”我问道,“她定心一点了吗?”

“哦,这个嘛,你知道,”他又摸着自己的双下巴答道,“自然就难说了。今后的变化和分离这类事,我们可以说,在她是既近在眼前,又远在天边,两者同时存在。巴基斯要是死了,那他们的事就不会拖得太久,可他有可能就这么拖着。反正,事情很难说,你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结果是,”欧默先生接着说,“艾米莉还是有一点提不起精神,有一点心神不定。也许,总的说来,她比以前更差劲了。她好像一天比一天更爱她舅舅,一天比一天更不愿离开我们。我对她说一句关心的话,她就眼泪汪汪。要是你看到她跟我女儿明妮的小女孩在一起的样子,那你准保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哎哟哟!”欧默先生想了想说,“她对那小女孩那个爱法呀!”

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,趁着欧默先生的女儿女婿还没有回来把我们的谈话打断,我问他知不知道玛莎的情况。

“唉!”他摇摇头,神色沮丧地回答说,“不好啊。是个让人伤心的故事,先生,不管你是怎么看的。我从来不认为那女孩有什么罪过。我不想在我女儿明妮面前提这事——因为她马上就会阻拦我——不过我从来不曾提过。我们俩谁也没有提过。”

欧默先生比我先听到他女儿的脚步声,就用烟斗轻轻戳了我一下,一只眼睛还眨了眨,作为警告。明妮和她丈夫随即便进来了。

他们的消息是:巴基斯先生的病情“重得不能再重了”。他已完全不省人事,齐利普先生刚才离开之前在厨房里叹息说,哪怕把内科医生学会、外科医生学会和药剂师公会的会员全都请来,也治

不好他了。齐利普先生说,前两个学会的医生已经无能为力,而药剂师公会的人,只能把他毒死。

我听到这消息,又知道佩格蒂先生也在那儿,就决定立即去一趟。我向欧默先生、乔兰先生和乔兰太太道过晚安,就心情沉重地朝佩格蒂家走去,这种心情使得巴基斯先生成了一个新的、完全不同的人物了。

我轻轻敲了敲门,出来开门的是佩格蒂先生。他见到我时,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。后来佩格蒂下楼来时,我看她也是这样,而且以后一直如此。因此我想,在期待着那桩可怕的变故到来之时,其他的所有变故和意外都算不了什么了。

我跟佩格蒂先生握过手,然后一起走进厨房,他轻轻关上门。小艾米莉正坐在火炉边,两只手捂着脸,汉姆站在她的身旁。

我们都低声说着话,还不时停下来倾听楼上房间里有什么动静。上次来时,我还不曾想到,可是这会儿我才感到,厨房里缺了巴基斯先生,多不习惯啊!

“你真是太好了,大卫少爷!”佩格蒂先生说。

“真的是太好了!”汉姆说。

“艾米莉,我亲爱的,”佩格蒂先生大声说,“瞧呀!大卫少爷来啦!呃,打起精神来,宝贝!你跟大卫少爷都不说句话吗?”

她全身都在颤抖,我直到现在都还能看到。我握住她的手,她的手是冰冷的,我直到现在都还能感觉到。那只手唯一有生气的迹象是从我的手中抽回。接着她就悄悄从椅子上站起,溜到她舅舅的身边,俯伏在他的胸口,依旧一声不吭,全身颤抖着。

“这孩子心眼好,”佩格蒂先生用他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她那浓密的头发,说,“所以经不住这样的伤心事。大卫少爷,年轻人从没经受过这种痛苦,都会畏怯害怕,像我的这只小鸟儿一样——这是很自然的。”

她往舅舅的怀里依偎得更紧了,但是既没有抬头,也不说一句话。“不早了,我亲爱的,”佩格蒂先生说,“汉姆来了,他是来接你

回家的。呃！跟这另一个好心肠的人一块儿去吧！你说什么，艾米莉？呃，什么，我的宝贝？”

她的声音我没听见，不过佩格蒂先生低下头，好像在听她说什么，然后说：

“让你跟舅舅一块儿留在这儿？怎么，你真想这样？跟舅舅一块儿留在这儿，我的宝贝？马上要做你丈夫的人是特意来接你回家的呀！看到这个小东西靠在像我这样一个风吹雨打的粗人怀里，谁也不会想到的，”佩格蒂先生非常得意地看着我们两个说，“可是海里的盐也没有她心里对舅舅的爱多啊——一个傻透了的小艾米莉！”

“艾米莉这样做是对的，大卫少爷！”汉姆说，“瞧！既然艾米莉想这样，而且她又这么惊慌、害怕，那就让她待到明天早上好了。我也待在这儿吧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佩格蒂先生说，“像你这样一个成了家的人——跟成了家差不多——是不应该一天不干活的。也不应该让你既守夜，又干活。那样不行。你回家睡觉去吧。你不用担心没人照顾好艾米莉，这我知道的。”

汉姆听从了这一劝告，拿起帽子走了。就在他吻她时——我每次见他接近她时，总觉得他天生有一种绅士风度——她好像对她舅舅依偎得更紧了，甚至想躲开她自己选的丈夫。他走后，我跟着就把门关上，免得搅了屋内的这片肃静。我关门回来时，发现佩格蒂先生还在跟她说着什么。

“好了，这会儿我得上楼去了，告诉你姨妈，大卫少爷来了，让她听了好得到一点安慰，”他说道，“你先在火炉旁坐一会儿，我亲爱的，把你那双冰凉的手烤烤暖。你用不着这么害怕，这么惊慌。什么？你要跟我一起去？——好吧！那就跟我一起去吧！——走！要是她这个舅舅让人赶出家门，只好趴在一条沟里，大卫少爷，”佩格蒂先生说，那份得意劲，不亚于刚才那会儿，“我相信，她也会跟他一起去的啊！不过，眼看就要有另一个人了——眼看就

要有另一个人了，艾米莉！”

后来，我上楼去，在我的小房间门口经过时，只见房里漆黑一团，当时我有个模糊的印象，好像艾米莉正在里面，在地板上趴着。不过，到底真的是她，还是房内杂乱的黑影，现在我就说不清了。

我坐在厨房的炉子跟前，我有那么一会儿空闲，想到漂亮的小艾米莉对死的恐惧——再加上欧默先生对我说的那番话，我认为，这就是她眼下失常的原因——在佩格蒂还没下楼前，我独自坐在那儿，数着那台时钟的嘀嗒声，更加感到周围严肃的寂静时，我甚至还想到，对她的这种弱点，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。佩格蒂一下来，就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一再为我祝福，还一再对我感谢，感谢我在她悲痛时给予她这么大安慰（这是她说的）。接着她请我上楼，一面呜咽着说，巴基斯先生一向喜欢我，称赞我，在他陷入昏迷以前还常常提到我。她相信，要是他能再清醒过来，看到我一定会很高兴的，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能使他高兴起来的话。

当我看到他时，就觉得他再要清醒过来的可能，看来是微乎其微了。他躺在那儿，姿势显得很不舒服，头和两只肩膀全都伸在床外，半个身子趴在那只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头、惹了那么多麻烦的箱子上。我听说，打从他无力下床开关箱子，也不能用我以前见过的那根探杖保证箱子的安全后，他就要人把那只箱子放在他床边的一张椅子上，从此他白天黑夜就一直抱着它。现在他的一只胳膊就搁在箱子上。时光和人世，正从他身边悄悄溜走，可箱子还在那儿。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（用的是解释的口气）：“全是旧衣服！”

“巴基斯，我亲爱的！”佩格蒂朝他俯下身子，几乎高高兴兴地说，她的哥哥和我则站在床脚那头，“我的宝贝孩子来了——我的宝贝孩子大卫少爷来了！是他把我们俩撮合在一起的，巴基斯！你知道，是你叫他带口信的呀！你要跟大卫少爷说说话吗？”

他跟那箱子一样，一声不吭，毫无知觉，他的形象只能从箱子上得到唯一的体现。

“他就要跟着潮水一道去了。”佩格蒂先生用手掩着嘴对

我说。

我的眼睛模糊起来，佩格蒂先生的眼睛也模糊了。不过我仍低声重复道：“跟着潮水一道去了？”

“海边的人，”佩格蒂先生说，“不到潮水快要退尽时，是死不了的。不到潮水涨满时，是生不出的——潮未涨满，是不能顺顺当当生下来的。他这会儿正跟着潮水一道退去。三点半钟开始退潮，半个钟头后潮水退平。要是他还能活到下次涨潮，那他就能挺过潮水涨满，然后在再次退潮时，跟着潮水一道去。”

我们都待在那儿，守着他，过了很久——好几个小时。当时，我待在他跟前，对他这样一个陷入昏迷的人，有什么神秘的影响，我不敢妄加评论。可是，当他最后开始微弱无力地说起话来时，他确实嘟嘟囔囔地说着赶车送我去学校的事。

“他开始醒过来了。”佩格蒂说。

佩格蒂先生碰了碰我，怀着异常的敬畏悄声说：“他很快就要跟潮水一道去了。”

“巴基斯，我亲爱的！”佩格蒂说。

“克·佩·巴基斯，”他声音微弱地叫道，“天底下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了！”

“你瞧！大卫少爷来了！”佩格蒂说，因为这时他睁开了眼睛。

我正要问他是不是还认得我，这时只见他竭力想伸出手来，面露欢快的笑容，清清楚楚地对我说：

“巴基斯愿意！”

这时，潮水快要退尽，他跟着潮水一道去了。

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

在佩格蒂的恳求下,我无须多加考虑,就确定在原地再停留几天,等那位可怜的马车夫的遗体运往布兰德斯通后再离开。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旅行了。早在多年以前,佩格蒂就用自己的积蓄,在我们那片古老的教堂墓地里,靠近“她可爱的女孩”(她一直这样叫我母亲)坟墓处,买下了一小块地,作为她跟马车夫长眠的地方。

能陪伴佩格蒂,为她做我能做的一切(其实充其量只有一点点),我感到非常满意,想到都高兴,即使是现在,我都希望能有那样做的机会。不过,恐怕最让我感到无上满足的是,凭着我和他们的关系以及我的职业性质,我负责保管巴基斯先生的遗嘱和解释遗嘱的内容。

建议在箱子里寻找遗嘱,是我提出的,可说是我的功劳。经过一番搜寻,我们终于在箱子里一只马料袋的下面,找到了遗嘱。在这只袋子里,除了一些草料外,还有一只带表链和坠子的金壳老怀表,这只表,巴基斯先生只在结婚那天挂了挂,婚前婚后大家从来没有见过;还有一只形状像条腿的银质烟斗塞^①,一只仿制的柠檬里面装满小杯小碟;我多少认为,这是在我还是小孩时,他买了准备送给我的,后来又舍不得了。袋里还有八十七个半几尼,全是一几尼和半几尼的;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,几张英伦银行的股票收据,一块旧马蹄铁,一个假先令,一块樟脑,一个牡蛎壳。牡蛎壳外面磨得很光滑,内部闪出缤纷的光彩,由此我断定,巴基斯先

^① 用来把烟斗中烟丝压紧的烟具。

生对于珍珠，只有笼统的观念，从来没有达到真正弄清楚的程度。

多少年来，巴基斯先生每天驾车来来往往，可不管马车赶往哪儿，他都带着这只箱子。为了更好地避人耳目，他编了一套假话，谎称这只箱子是“勃莱克鲍先生的”，“暂交巴基斯保管，以待索取”。巴基斯特意把这句假话写在了箱盖上，现在，这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。

我发现，这么些年来，他苦心积攒，成绩卓著。他的财产，折成钱数，差不多有三千镑。按照遗嘱，其中的一千镑他遗赠给佩格蒂先生终身收取利息；佩格蒂先生死后，全部本金由佩格蒂、小艾米莉和我三人平分；要是我们三人中有谁死了，则由活着的人平均分配。除此之外，他死后，其余一切财产全都留给佩格蒂，佩格蒂是他其余遗产的继承人，同时也是他最后遗嘱的唯一执行人。

当我尽可能郑重其事地高声宣读这一文件时，以及不厌其烦地一再向有关人员解释其中的条款时，我觉得，自己十足是个代诉人了。我开始感到，博士公堂比我原先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。我对这份遗嘱做了仔细的检查、审核，断定它在各方面都完全合法，还用铅笔在边上做了一些记号什么的。我觉得自己居然懂得这么多，实在有点了不起。

我在安葬前的一个星期内，既要办这件深奥的事，又要替佩格蒂算清她名下应得的财产，还得有条不紊地把一切事务做一番安排，并在每一件事情上帮她想办法，出主意，对此我们两人都感到高兴。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，在这期间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小艾米莉，不过他们告诉我说，再过两个星期，他们就要不事铺张地举行婚礼了。

我并没有正式参加葬礼，要是我冒昧可以这样说的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并没有穿黑袍，佩飘带，像要吓唬鸟儿似的。不过我一大早就步行到布兰德斯通；等到巴基斯先生的灵柩，仅仅在佩格蒂和她哥哥的护送下来到墓地时，我已经在墓地里了。那位疯绅士，在我从前住过的房间的小窗口，远远望着我们。齐利普医生的

小婴孩，伏在保姆的肩上，冲着牧师，摇晃着自己的大脑袋，转动着他那向外凸出的眼睛。欧默则气喘吁吁地站在人们背后；除此之外，也就没有别的人了，很安静。一切都完事之后，我们在墓地上徘徊了一小时，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，摘下了几片嫩叶。

写到这里，我感到一阵恐怖。一片乌云低垂在远方的市镇上空，我独自一人返回镇上。现在我真害怕接近它。想到那个难忘的晚上发生的事，要是我这会儿继续写下去，那事就非重演一番不可，我实在受不了。

那件事，不会因为我写了它，就变得更坏，但也不会因为我不愿写而不写，它就变得较好。事情已经发生了。再也无法使它消除，再也不能使它改变。

我的老保姆第二天要跟我一起去伦敦，办理遗嘱的事。那天，小艾米莉要在欧默先生的店铺里度过，晚上我们都要到那座老船屋里碰头。汉姆要像平日那样来接艾米莉回家。我会悠悠闲闲地徒步前往。佩格蒂兄妹会像来时那样回去，日落后在火炉旁等我们。

我跟他们在教堂墓地的栅栏门那儿分了手，也就是从前我想象中的斯特莱普背着罗德里克·蓝登^①的背囊停下来休息的地方。当时我并没有径直回亚茅斯，而是在去洛斯托夫特的路上走了一小段，然后我才回头朝亚茅斯走去。我在一家还算像样的酒馆里停下来吃了晚饭，这家酒馆离我从前说到过的那个渡口，有一二英里。一天的光阴就这样消磨掉了。等我走到渡口，已经是暮色苍茫了。当时正下着大雨，这是个暴风雨之夜。不过阴云后面有月亮，所以并不十分阴暗。

过不多久，我就看到了佩格蒂先生的船屋，以及窗子里透出的灯光。在沙滩上费力地走了一小段路后，我就来到了船屋的门口，接着就走进屋内。

① 以上两人均为斯摩莱特小说中的主角，详见第四章注。

屋子里看上去真舒服。佩格蒂先生已经抽过烟，晚饭也已准备停当。炉火烧得旺旺的，柴灰飞扬。那只小矮柜已为小艾米莉在老地方摆好。佩格蒂仍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，看上去（除了她的衣服）好像从没离开过那儿似的。她又跟那只盖上有圣保罗教堂屋顶的针线匣，装在小房子里的码尺，还有那一小块蜡头在一起了。这些东西全在那儿，好像一切如常，从来没有受到过打扰。葛米治太太也坐在自己原来那个角落里，显得有点烦躁，这看来也很自然。

“你是第一个到的，大卫少爷！”佩格蒂先生满脸喜色说，“要是外衣湿了，少爷，就别穿在身上啦。”

“谢谢，佩格蒂先生，”我说，一面脱下外衣交给他挂起来，“一点也没有湿。”

“没错！”佩格蒂先生摸了摸两个肩膀，说，“跟锯末一样干！你请坐，少爷，对你说欢迎的话是用不着的，不过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你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佩格蒂先生，我相信是这样。哦，佩格蒂，”说着我吻了她一下，“你好吗，老妈妈？”

“哈，哈！”佩格蒂先生笑着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，搓着双手说道，这一方面由于解脱了最近一段时间来的烦恼，另一方面出于他天性的真诚，“世界上，没有一个女人——我对她说过——比她更可以心安理得了，少爷！她对死去的人，已经尽到本分了，这一点死去的人也知道。死去的人对她做了应当做的，她对死去的人也做了应当做的。所以——所以——所以，一切都很好！”

葛米治太太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打起精神来吧，我的老小姐！”佩格蒂先生说，（可是他暗中却对我们摇着头，显然他已觉出，最近发生的事故，又引得葛米治太太思念起那个老头儿来了）“别唉声叹气了！振作起来，这也为了你自己。只要你能高兴一点，你看吧，许多称心的事自然就会跟着来啦！”

“我能有什么称心的事啊，丹尼尔！”葛米治太太回答说，“除了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之外，我能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啊！”

“不，不。”佩格蒂先生安慰她说。

“是这样，是这样，丹尼尔！”葛米治太太说，“我这样的人，怎么配跟有钱的人住在一起啊！什么都跟我过不去，我还是走了的好。”

“呃，没有你，我这钱怎么花呀？”佩格蒂先生带着一副认真规劝的样子说，“你这都说了些什么呀？难道这会儿我不比过去更需要你吗？”

“我知道以前从来没人需要我！”葛米治太太可怜巴巴地呜咽着说，“这会儿有人这样明白告诉我了！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，又这样会烦人，怎么能巴望别人需要我呢！”

佩格蒂先生好像非常吃惊，想不到自己一句话竟会这样被人无情地曲解，正想回答，佩格蒂拉了拉他的袖子，还对他摇了摇头，把他给挡住了。他心里一副难过的样子，朝葛米治太太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看了一眼那只荷兰钟，站起身来，弹了弹烛花，把蜡烛拿到窗台上。

“好啦！”佩格蒂先生高兴地说，“好啦，葛米治太太！”葛米治太太轻轻叹了口气，“按照老规矩，亮起来了！你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吧，少爷！哦，这是为了我们的小艾米莉。你知道，天黑后，路上光线昏暗，走在路上让人高兴不起来。只要我在家，到了她该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把蜡烛放在窗口。你知道，这一来，”佩格蒂先生朝我俯下身子，十分高兴地对我说，“两个目的都达到了，艾米莉会说，‘到家了！’同样，艾米莉还会说，‘我舅舅在家哪！’因为，要是我不在家，我从来不让她们把蜡烛放在窗口。”

“你真像个娃娃！”佩格蒂说，尽管她这样想，但她很喜欢他这个样子。

“嗯，”佩格蒂先生说，两腿叉得很开，站在那儿，两手分别在两腿上下搓动，露出得意的样子，时而看看我们，时而看看火炉，

“我不知道是不是像。不过，你瞧，看起来并不像。”

“是不太像。”佩格蒂说。

“是啊，”佩格蒂先生笑着说，“看起来不像，可是——可是想起来像，这你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哎哟哟，我可不在乎！让我告诉你吧，我又去看了看我们艾米莉的漂亮房子。嘿！当时，我要是没觉得，那儿的许多小东西就是小艾米莉，那我就该——我就该天诛地灭了。”说到这儿，佩格蒂先生突然提高了嗓子，“你们都听见了吧，别的我可说不上来啦！我把那些小东西拿起又放下，我动它们的时候，真是小心了又小心，好像件件东西都是我的宝贝小艾米莉。我动她的小帽子什么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我可不许人粗手笨脚地去动那些东西——哪怕给我整个世界，我也决不允许。这就是你叫作娃娃的这个家伙，可是他的模样儿，却活像只大海豚！”说完，佩格蒂先生大笑起来，流露出他的满腔真情。

佩格蒂和我也都笑了，不过笑声没他那么响亮。

“你们知道，这是我的想法，”佩格蒂先生又搓了一会儿大腿，然后满脸含笑地说，“因为从前我常跟她一起玩，我们假装成土耳其人、法国人，以及各种各样的外国人——哎呀，是的，我们还假装成狮子、鲨鱼、鲸鱼，还有我说不上来的东西！——那时候，她还不到我的膝盖这么高呢。你们知道，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了。哦，这儿这支蜡烛，瞧！”佩格蒂先生满心高兴地把手伸向那支蜡烛说，“我打定主意，等她结了婚搬走后，我仍要把蜡烛放在那儿，跟这会儿一模一样。我还打定主意，每当我晚上在这儿时（唉，不管我发了什么大财，我还能住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啊！），哪怕她不来这儿，或者我不去她那儿，到时候我仍要把蜡烛放在窗台上，坐在火炉边，装作在等她，就像这会儿一样。这就是你叫作娃娃的这个家伙，”说到这儿，佩格蒂先生又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可是他的模样儿，却活像一只大海豚！啊，这会儿我看到蜡烛在闪耀发光，就对自己说，‘艾米莉正望着这烛光呢！她正往这儿走来！’这就是你叫作娃娃的家伙，可模样儿活像一只大海豚！这话说对了，”佩格蒂先